

○刘树山

(太原师范学院 美术系, 山西 太原 030012)

# 试论凡高的油画笔触

**[摘要]** 油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绘画形式,它之所以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它的每一块笔触都体现着人的个体特征和审美取向。在荷兰画家凡高传奇般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油画式样中,他将人性内观的真实与自然客观的真实相融于油画笔触之中,使他的油画笔触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形态神韵和灵性。

**[关键词]** 油画;笔触;个体;灵性

**[文章编号]** 1672-2035(2006)04-0120-02 **[中图分类号]** J233 **[文献标识码]** B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高,在与苦难相伴的短暂岁月里,以异于常理和近乎神秘的作画激情,天才地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绘画形式。我们从他那闪烁着彩虹般灿烂与辉煌的油画色彩中领略到,他从传统绘画色彩中萃取的精华,从自然色彩里捕捉的光素,从自由狂奔中放生的灵性和在东西方绘画交融中的吐故纳新,尤其是他那超凡脱俗的油画笔触。

通俗地说,笔触是画笔接触画面的痕迹,也即笔痕。绘画笔触是画面艺术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中国武术中的剑术刀术棍术和中国画的用笔艺术一样,西方油画也十分讲究用笔。因为,笔触是作画过程中将画家与画面在运动中关联起来的唯一动作因素。它体现着画家此时此刻的作画状态和审美取向,流露着画家智慧的灵性和坦诚的态度,印记着画家贯穿始终的作画激情和执着与勤奋的足迹。当我们刻意在西方油画作品中寻找画家各自的笔触特点时发现,油画笔触与题材、内容和风格样式总是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即笔触适应于所描绘的题材、内容和风格。早期的绘画,一方面因使用胶质材料而不能够多层次地反复涂抹,画家无法在内观与笔触间获得统一。另一方面,笔触受限于题材而无法突破所反映的内容。即使从凡·爱克兄弟发明使用油质材料的油画起,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性融入油画时。尽管画家可以灵活轻快地用笔在画面上进行随意涂抹与覆盖,但油画笔触仍然服从内容而依附着绘画形体,始终处于一种单调平淡与虚有实无的程式化状态。包括如同伦勃朗在内的画家也只是在笔触的层次与虚实变化上有所拓展。他将亮面和主体

部位的笔触处理得明显、厚实、有力,在暗面和次要部位的笔触则含蓄、柔润和虚乏。随着照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油画在运用徒手技术对物体进行客观再现方面,远不如照相技术那么准确、快捷和实用。社会对以油画方式来造像留影的依赖日趋减弱,这样,油画的人文审美功能则成为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支点。画家在关注自身与自然内在合一的同时,更加重视个体灵性的释放与表达。这一方面需要树立新的审美理念和确立新的绘画主题,另一方面也面临表现手法创新的问题。画家为了表现形体对视觉所产生的感官作用,对笔画的安排需要更大的自由与灵活,于是画家的笔法改变了,新的油画笔触应运而生。

凡高是后印象派画家,他的油画笔触介于古典与印象之间,传承着两者的用笔神韵,既不拘泥于古典笔触内敛不放的束缚,又能脱开印象笔触外张松放的任性。他的油画笔触将人性内观的真实与自然客观的真实对合相融,使笔触达到了一种笔无恒痕、空有虚实的境界。他的这种摆脱模仿、自成独一的油画笔触是在经历模仿、探索与自立的三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其一,凡高以不受实物的空间和体积的物质性的约束,靠对描绘色彩和光素进行自由与想象的笔法处理,包括对绘画大师的优秀作品进行潜心研读。他很早就欣赏与临摹过米勒、伦勃朗、日本浮世绘的作品。后来又在与毕沙罗、德加、高更等画家的交往中接受了印象派的洗礼,很快就将古典的柔润笔法和印象派的彩点画法,以及日本浮世绘的勾线平涂技法融会贯通,如在《森林中的少女》中,较

**[收稿日期]** 2006-05-16

**[个人简历]** 刘树山(1963-),男,山西交城人,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从事油画研究。

多的吸收了古典的笔法和伦勃朗的笔触要素,在朦胧统一中显示笔触的基本形状、力度和势态。在《咖啡屋的女郎》油画中,基本采用早期印象派揉擦涂抹为特点的笔触。在《汤基大爷》油画中,将古典画法、印象派点彩笔法、日本浮世绘的勾线笔法和图案平涂笔法进行综合,以点、线、面色块状的笔触进行切割、布列与糅合。画面虽有死拼硬凑和微细嘈杂之感,但重要的是他对所借鉴的笔法不再是简单的套用与复现,而是在笔触中加注了自己的因素,流露出一些凡高对油画笔触的独到见解。在《兰格罗瓦桥》一画中,采用大笔触整块铺色,小笔触提加细部的平行与多向性的排列组合,使笔触显得严整而明快,规则有序且富于变化,琐碎复杂中又错落有致,在凝静中带着轻快感和律动感,标志着凡高独特的油画笔触已然形成。其二,是凡高与画同在的执着心态和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使然。正如尼采所说的“一变而为炽热灼人、野性难驯、自相矛盾;然而又从充盈状态返回简单状态,从矛盾嬉戏回归到和谐的快乐,在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自我肯定,自我祝福;作为永恒回归的东西,作为变易,它不知更替、不知厌烦、不知疲倦”地以个体生命意志为主体世界,不依赖于知识,不依赖于推理、演绎,完全是以整个生命去把握对象,并与对象在感性的生命中达成活生生的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 一、笔随形转而变合自如的笔触造形

笔触造形是指画家用于塑造形体的笔触形状,是塑造形体造型的基本视觉符号和语言方式。每个笔触对形体和画面的意义就如同砖石对建筑物的重要一样。具体地说,笔触造形是笔触的排列与聚散所形成的特定形状。凡高独创的笔触造形,可概括为笔随形转、交合自如。首先,他的笔触形状以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为主,以运转自如的长短、大小和曲直的点线式造形,在画面中进行自由灵活与丰富多变的涂抹、揉擦、点缀、叠压、勾勒和并置、排列、糅合、呼应,使画面的笔触在和谐、自然与火一般的律动中显示犀利、厚实与有力。其次,笔触走向在随着形体的变化中体现自己的主观愿望。所有的笔触不是胡乱随意的迷盲堆砌,也非刻意循序的呆板摆列。笔触既游离于形而独步自行,又顺付形体而运转自如,笔触与形体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似合非合的虚实状态。如在《自画像》中脸部的笔触呈放射状排列,背景处的笔触呈弧形状点缀,衣物上的笔触又依纹顺转。在《星月之夜》、《黄色的麦田》中,星星旋转成圆的笔触,流云飘移滚动的笔触,树木曲直向上的笔触,房屋曲直有别的笔触,麦田挺直垂落的笔

触和高山沉稳蓄力的笔触,无不体现着他对笔触的兴奋和笔触对形体的顺应与变异,以及他在笔触中的激情奔涌和升华的所在。

### 二、卷曲翻滚而坚挺蓬勃的笔触势态

笔触势态是画家运用一定的笔触造形、走向和结构方式,使笔触构成一种总体势态。具体地说,笔触势态就是每组笔触的排列与聚散所形成的特定状态。凡高的独特笔触所形成的独特气势是卷曲翻滚而坚挺蓬勃。如在《星月之夜》一画中,以圆形旋转的笔触使星、月、云回旋于夜空之中,形成一个云飘星滚的旋涡,宛如一条蠕动摆摇的巨龙;用形同火焰的卷曲旋冒笔触表现大地的厚重沉实和柏树的蓬勃向上;条块切割布列的笔触使教堂和房屋不安地在沉稳中暗动。所有的笔触使画面构成了一种旋转飘动的空间流动感。他在《向日葵》中的笔触,则采用并置、粘结和排点相结合的方法,捕捉由中心向周围旋转喷射的分量感和伸敛动势。另外,他的几幅自画像,笔触以脸部为中心向外散射,周围空间又恰似光环、彩虹和火焰般旋转。在一连串循序而不规则的摆列中,闪烁与涌动着将画面筑成一个密不透风与坚不可摧的焊衔体态。

### 三、率真质朴而粗狂豪放的笔触气质

笔触气质是画家创造的笔触造形、走向和结构方式中潜在的基本内含。具体指的是在每组笔触的排列与聚散中潜含的个体心态和精神趋向。凡高是一位极具典型化的传奇式画家,在他度过的三十几个短暂岁月里,作画也只不过十年,却创造了800幅素描和850幅油画作品,而且是那么的精彩——无与伦比与空前绝后,包括他那灵与肉的外化体现——油画笔触。正如他说的“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 and 灵魂,为了它,我甘愿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一样,他的油画笔触是他全部生命历程的缩影,每一个灵动的笔触都体现着他对艺术的虔诚、执着、坚定、持久与守恒;每一块激跃的笔触都闪射着他那非凡的艺术禀赋;每一组奇妙的笔触都流露着他对绘画的痴情、狂热和渴望;每一串灿烂流动的笔触都印记着他勤奋作画的足迹和与境遇抗争的辛酸。这就是他那心底善良、为人诚实、追求简朴和追求真实的笔触气质。

凡高与众不同的油画笔触是赋予了笔触特定的造型、势态和气质,使油画笔触在律动自如、奔放汹涌中神话般地具有了生命的灵性。 ●

【责任编辑 张琴】